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仁宗皇帝

宦寺專恣

天聖四年二月戊申詔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御藥院掌按驗秘方和劑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至道三年始置以入內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參用士人於是別置上御藥供奉其品秩比內殿崇班專用內侍其後多至九人

三月辛巳詔上御藥供奉藍元用等封贈父母妻元用繼宗養子也 九月監察御史曹修古當偕三院御史十二人從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首亡之又爲所詈修古奏前代雖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

知雜事同令黄門偽使若此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皆二黄門　六年二月丁丑詔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張懷德羅崇勲並落供奉爲上御藥　七月丙辰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蔡齊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勲趙齊上修景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遲其記不上崇勲怒譛於太后命齊出守參知政事當守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易密州　七年正月曹利用不恤中人羅崇勲請往按治曹汭不法事見曹利用罷樞密內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閣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羣牧判官司馬池獨不可吏拜曰三中貴人

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寄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勑至閤門為繼明藁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　五月甲戌太常博士范諷為右司諫先是諷知廣德軍尋以疾監舒州仙臺觀上御乘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頻要結之懷德薦於太后遂召還問所要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久之乃授諷諫官　九月丙寅詔閤門自今入內都知押班知昭宣使以上即與客省使等為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上別作一行太祖朝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為之內中祗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寖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　八年六月內臣韓守英藍元用皇甫繼明並遷官職以上三朝國史

也　九年五月乙巳秘書丞知陳留縣王冲配雷州編管初内臣羅宗勲就縣請官田不得使皇城卒盧告冲市物有剩利事　太后令宗勲劾之冲不能自明坐重責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言出表事太后不許夷簡謂羅崇勲云云崇勲慣馳告乃許之詳見追尊莊懿七月乙酉封天章閣待制范諷母萬年縣太君劉氏為永嘉郡太君特上御藥張懷德傳宣中書而特封之　九月大内火韓守英藍繼宗江德明盧守勲並遷官自上御藥而下至内品凡遷擢十五人並以宫庭火録衛乘輿之勞也詳見大内災十一月戊子江德明閻文應等遷官並録營勾修内之勞也詳見大内災十二月癸亥詔上御藥院自今比内殿承

制上御藥供奉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二年三月甲午
皇太后崩　四月帝始親政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
上御藥楊懷志江德明並爲供備庫使楊承德楊餘懿並
爲洛苑副使上御藥供奉蔡舜卿張懷信武繼隆任守忠
楊安節爲供備庫副使以入內供奉官四人勾當御藥院
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晉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
明爲西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鈐轄三陵副使東染院使羅
崇勳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副使楊餘懿爲齊州都
監楊承德同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信爲岳州都監楊
安節爲晉州都監武繼隆爲蘄州都監任守忠爲黃州都
監蔡舜卿爲潞州都監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

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皆以為
亂也上不欲暴其罪故止斥之於外
楊懷志江德明二人未見貴官當考
七月辛巳楊安節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陳思忠降為
西京萬品　八月庚子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上御藥楊
懷德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三十頃給僧寺既而不得民
市民田請下本軍還所市收其直入官從之　十月乙巳
左藏庫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弁代路鈐轄江德明
落副都知領果州防禦使為潞州鈐轄西京作坊使內侍
押班朱允中落押班為六宅使天雄軍鈐轄初德明等在
莊獻時頗用事至是言者猶以為不捨貴故落職而外遷

之

外戚驕橫

天禧四年五月己未洛苑使黔州刺史同勾當皇城司劉美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詳見安肅

六月辛巳詔準請治皇后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事見丁謂事實監察御史章頻當受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劉美依倚后家受託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上以后故不問出頻知宣州錢惟演請除丁謂首相事事見丁謂事實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 四月壬寅以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為□□家本茶商劉美女婿也於是詔試館職太后遺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分

爲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天聖元年正月庚寅贈侍中劉美妻吳興郡夫人錢氏封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及卒輟視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　三年正月壬子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中書令追封嫂越國夫人錢氏為鄆國太夫人　五年三月王蒙正為荊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知府李若谷繩以法議事多異同轉運使王頊具奏頗右蒙正戊申徙若谷知潭州蒙正女劉從德妻也　六年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　詳見本纂　八年四月

甲午徙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王彬為河北轉運使部史馬崇正太后姻家猾橫不法彬發其贓罪下吏忤太后意徙從京來　辛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錢惟演來朝惟演以疾求赴京師也　六月癸巳呂夷簡等上三朝正史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壽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勲一轉　戊申賜知和州刺史劉從德敕書獎諭從德知衛州碑屯田員外郎戴融為同判而融楚人善謟佞因率州人千數妄言治有異狀乞刻碑記之朝廷雖不許以太后故猶降褒詔從德美之子也縣吏李熙輔者善事從德乃薦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人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河南鄭驤因緣從德亦擢美職時監司以太后

故多假借從德獨轉運使王立按舉無所容　八月丁未徙判許州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陳州　九月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己巳擢稹為樞密副使　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河南府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黨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而惟演自言先冢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異以為時惟演弟忠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

澶州舜侯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為其弟求遷且就縱
兵權乞罷之不報　九月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妻與
子以病告開封府乞毋驗死知府事程琳察其色有異令
有司驗創得捶死狀蒙正連姻太后家太后因琳對謂曰
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對曰奴無自專理且
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李
咸熙而聘其女姪歸咸熙訴之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
中矣琳即請於帝且曰臣不言恐諫臣有以譏陛下者帝
命亟出之　十一月初蔡州團練使知相州劉從德卒年四
十二贈保寧節度使封榮國公謚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
錄內外姻戚門人及童僕幾八十人從德妻婿龍圖閣直

學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曖及妻父王蒙正皆以遺奏各遷兩官屯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爲度支判官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勸楊偕推直官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古知衛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丁酉降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勸偕爲太常博士勸監濰州稅偕監舒州稅少連爲秘書丞監漣水軍稅曹修古改知興化軍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子將作監主簿館閣讀書直方爲大理評事季良辭所遷官故以命直方也　明道元年王蒙正侍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馬親爲益州路轉運使極論其不可　二年三月庚寅皇太后崩　四月

工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以景靈宫使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河南府　乙未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爲濠州防禦使赴本州　七月四方館使連州刺史王克明者承衍孫莊獻太后姪壻也嘗令人入宫中言太后有災當禳禬之遂得白金百兩至是御史發之降克明爲西京左武大將軍壽州都監　九月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鎮　甲申再貶濠州防禦使馬季良爲左屯衛將軍徐州安置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當行追奪故也開封府又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富民劉守謙免户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之初惟演欲爲自計首建二后並

配議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不當禮議宗廟又言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絀上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即袖告身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莫憂剝家願納此不欲復為御史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貴妃張氏寵幸

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天聖初家南都依大

姪曹氏曹以女妻之後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堯佐將赴官於蜀而曹氏請以諸孫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固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履長得幸於上性聰明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御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爲才人朱氏開封人也

慶歷元年八月朱氏生子曦張后本傳云慶歷元年封清河郡君誤也會要亦誤

慶歷元年十二月丁酉進封才人張氏爲修媛　二年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爲秘書監　戊

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之成服苑中
羣臣奉慰殿門外　閏九月贈修媛張氏曾祖來頊供奉
官文漸爲寧州判文祖試校書郎穎爲光祿少卿外祖應
天府助教曹簡爲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贈三世前此
未有也　三年七月乙未封皇第四女爲寶和公主而五
日薨追封越國公主生始二歲其母張氏寵愛日甚冠於
後庭忽感疾追白帝曰所以召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
秩爲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譴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爲美人
　四年三月己巳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充倅提
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去充位識見
淺近託依後宮媚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

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歲以來每事思治損節淫費放減後宮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藉藉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爾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一郡耳

上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明年五月除户判

六年四月辛未進封美人張氏母安定郡君曹氏為清河郡夫人　七年五月乙卯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口化基為蒼州觀察使化基美人之兄特恤之　七月壬午户部

副使祠部郎中張充佐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

充佐此除獨無言者當考

八年閏正月辛酉夕崇政殿親從官為變他日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陳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已

張氏此時未為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四月甲戌祠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充佐為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張昇言充佐緣恩澤進用太驟

非所以公天下不報　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
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贄因賊人根本起皇后閣前請
究其事冀動揺中宮陰為美人道地御史何郯入見上以
贄所言諭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寢不
復究然美人卒用色篤功進妃位
此據鮮于侁所作墓誌及郯奏議墓誌奏議雖不出王
贄之姓名按為黎己御史臺記載贄事乜詳今取此以
為據
庚寅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職
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

俟旨而後進又及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命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通當制不俟旨為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受賀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爲非謂季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即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密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贄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攷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贄職

十二月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

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等豈可當命婦拜也或曰妃爲脩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況貴妃乎同知院邵必曰言省事秘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議曰在外一品南省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固無不答衆意乃定　皇祐元年三月癸卯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權三司使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爲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不宜制國用不聽　二年六月戊辰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旭爲秘書丞祖靖爲祠部員外郎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今億兆之衆皆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私寵驟加顯列是非倒置職

業都志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口槩商
旅阻行而堯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梗屬貴自斯人
臣等竊以任用堯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
交譏是下咈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懷祈禱祠無
以益也咈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擿無以拯也陛下
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咈人情和怨成危機者乎竊爲
陛下痛之也拯又言竊緣三司使張堯佐平緣恩澤驟陟
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覆公私困
弊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
又況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　庚辰
特封貴妃張氏第八妹為清河郡君　九月兵部員外郎

如制誥楷顏爲翰林學士未及上謝辛丑年即其第賜告
勑製衣金帶鞍勒馬及明堂賞物張貴妃之父堯封嘗從
顏學所爲文多納顏家及貴妃爲修撰令其第化基詣顏
求編次堯封文稿爲序以獻顏不答亦不以獻　閏十一
月乙未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
度使景靈宮使　庚申又加張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
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
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癸亥知諫院包拯言今堯佐謂
之親則若杜審肇凡弟乎謂之賢而功則若當有終李至
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并以與之若非內外協應蒙蔽擬
矯爭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慙羞不知真武翊之職污白

晝之魑魅也況下制之日陽精闇塞氛霧繼起天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廢兗佐遇越之恩必不得已宜嚴節度擇與其一仍罷章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布上旨一日除兗佐四使又以王舉正篤厚寡言因曰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懦儒或逡遜退避動經旬浹則兗佐之命必遂行論疏弗及矣　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兗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覩張兗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兗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兗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縱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

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塗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珠戚庸常之材過授寵遇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充佐居職物議紛紜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艱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吉未即祇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疏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充佐新命除與一郡以息中外之議疏入不報　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

廷諍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旭吳奎於上前相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

張耒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粗官何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爲之恐非粗官上悚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按陳升之此時作右司諫不爲中丞唐介實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堯佐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雜志誤今不取

己巳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

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節度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令臺諫官晝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諠譁在法當斥朝廷特亦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 三年三月庚申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爲參知政事先是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告勑事敗繫開封府獄人傳以為語連越國

沆知開封府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不聽　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羣牧處置使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堯佐本常才但以寅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除宣徽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廷議而争之尋罷宣徽尚忝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苦非獎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學祿今復授之蓋增鄙躓此乃執事之臣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顧國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當竊位之典即乞黜

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
相繼言堯佐制令便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爲職豈敢
私自顧慮各爲身謀截直以告已再行若固守前議便乞
追奪於朝廷事體亦未爲當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
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諫也
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
今已行前命付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入覲即圖本院供
職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每求而不獲必
使足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失
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勑中書諭以堯佐皆緣恩私不
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爲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

不許本院供職及趨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至和元年正月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僭並后郎當議用紅繖增兵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上守法度事無小大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郤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參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當禱雨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寵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

為可入兩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判
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
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
移班慰上於殿次摳持敕視朝七日令參知政事劉沆為
監護使全彬及句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
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於皇儀殿全彬以為當問
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殿按
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
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
王洙等合謀為非禮之禮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

擬取以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閣學士院其
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
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
之其實不自拱辰請也今多加刪使不相抵牾
初有司請依荊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
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皈案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
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過過荊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冊貴妃為皇后賜謚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奏
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
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
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

改溫成祔及侍御史口浸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吉皆以言不用故也禁宫城樂一月　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羣相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溫成皇后靈遷宫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羣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上宿於皇儀殿　乙酉上成服於殿楹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轜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轝設遣殿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冊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溫成追謚又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上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

汚請冊則可以極丞副使請冊則不可置冊而退羣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殞百官復詣西上門進名奉慰　戊子錄温成皇后從弟著作佐郎布甫爲太常博士光祿寺丞及甫爲秘書丞太常寺太祝正甫爲光祿寺丞右侍禁閣門祗候山甫爲西頭供奉官姪大理寺丞守素爲太子中舍西頭供奉官守誠爲東頭供奉官妹壻左班殿直寄班候思豪左侍禁曹詢並爲祗候姪壻太常寺太祝戚和仲爲大理評事又錄其疎屬十數人　乙丑賜温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曹氏敦教坊第一區　二月丁酉詔禮院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温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

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壬申溫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卒輟視朝三日幸其第臨奠　六月乙酉進封皇后父玘為東海郡王溫成皇后父堯封為清河郡王母曹氏為齊國夫人　七月丁卯禮院言奉詔參定即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　七月癸未禮院言今立溫成皇后祠殿而未見

孝惠故事請每行至眞止令本處内臣主之詔孟享時差
如制誥侍制行事其制如后廟牙盤食差減之　九月癸
未禮官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溫成皇后園陵從之　乙
酉溫成皇后啟殯上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
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旣爲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護
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
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　丁亥改命劉沆爲
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禮院請溫成皇后廟祭器視皇后
廟一室之數從之　十月甲午禮院言溫成皇后四時薦
新及朔望並如皇后廟令宗正寺官行事從之　甲申宰
臣率百官詣奉先禪院奠溫成上不御前後殿　丁酉葬

溫成皇后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羣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丙午溫成皇后神主入廟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己酉葬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張堯封母齊國太人曹氏櫬視朝后臨終見帝以父祖未葬爲托於是爲葬其三世於家旁　十一月甲子內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成皇后廟祭饗樂章四下太常肄習之　嘉祐三年九月丙子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貲含錢日三千　四年六月自溫成之沒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及溫成之妹皆與焉妹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何也月俸二萬七千今也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二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

十萬爲卒辭之　七年正月乙亥詔改溫成廟爲祠殿于歲時令宮人以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溫成皇后立廟城西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祼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遺變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尊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故降是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仁宗皇帝

宗室遷官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大赦錄唐梁後唐晉漢周及諸偽國後建隆以來臣係將校没於戰陣無子孫食祿者於所屬自言宗室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西班官　丙午宗子諸司使領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團練使諸司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諸司副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內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並爲將軍率府副率用乙未赦書也先是宗子無遷官法惟

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此南郊並備三聖宗子皆上表乞推恩致爲此制舊自借職十遷乃至諸司副使令副率四遷即遥領刺史八遷即爲節度使云

宗子換官姓名貫錄與百官表畧不同今參取之凡自正刺史以上遷改者不在此數記聞載呂申公當國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正司宗室聽換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故特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史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率四遷即爲遥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用益廣至今爲患按上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復然則允讓管勾宗正司及宗子換官自別有所爲也

宗子換官沈括筆談當得其實允讓管勾宗正當從正

史筆訣云宗子换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公旦為宰相日
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惟遇希曠大慶
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
禮乞推恩使諸王宮□□約草表上之後見宰相王沂
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荅
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
之如前約愈恐不敢復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
文詞爾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數日當有
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八遷
即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辭不敢受
予與約親舊約嘗出表藁示予按實錄會要正史並稱

换西班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

十二月丁丑御史臺言諸衛大將軍將軍並係三品一行序立諸衛率府率副率並係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親諸衛大將軍將軍八十五員諸衛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員緣皇親大將軍以下並內殿起居員數稍多殿序難為排立及非次曲宴殿上窄隘亦是一行座次不得詔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品序排立如殿庭窄隘重行　寶元二年六月癸丑詔宗室遥郡并大將軍以上遇朔望合其長一人內出參起居　慶歷四年七月戊寅封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郡王餘皆封爵有差上始用富弼議見刑王元儼事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尊屬

且贊方漢東平王蒼致拜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頃　八月丙午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遷官於是□進一等凡遷者三百二十一人

置睦親宅

景祐二年九月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　乙酉詔即王甯昭應宮舊地建宮令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命三司使程琳總其事入内都知閻文應等典領工作　二年七月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凡宗族之政令皆關

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記聞載允讓嘗判宗正事已於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辨之云記聞載呂申公當國見上體不安擢允讓管勾宗正司詳見宗室進官注下

八月庚戌大宗正事允讓等請自今宗室每朝罷各就位聽讀從之　辛未三司使刑部侍郎程琳為吏部侍郎崇儀使英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張永和領貴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王克基為內上閤門使並以修睦親宅成也監督工作使臣而下第賞之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獻者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

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丞事楊中和並爲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康定元年二月西夏反左千牛衛大將軍綿州刺史從誨等六人上言乞腹心尸享祿餉無以自効願得從邊以捍西賊大宗正糾其事不由本司詔從誨等自今有所陳宜關大宗正司以聞從誨德昭孫也　二年七月丁巳知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者襁褓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孫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　慶歷五年十二月己未詔大宗正師宗子勉勵學業睦親宅北宅諸院教授官常具聽習經典或文詞書翰功課以聞　七年九月癸巳以北宅爲廣親宅先是帝

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居隘狹乃命修王欽若故第增益之徐國公承簡言於上曰陛下敦愛宗室無踈近之間既建睦親宅亦願得美名以榜秦王第賜令名　十月甲子幸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

荊王元儼

乾興元年二月李文定墨葬攬水事見訓導太子注　戊午仁宗即位己未大赦詔有司議尊禮涇王元儼及諸王親優加恩命　丙寅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元儼鎮安忠武節度使賜贊拜不名　天聖五年十二月辛未以南郊加恩百官賜定王元儼詔書不名　七年□月戊午定王元儼改封鎮王

明道元年十一月恭謝天地大赦改元百官加恩鎮安忠武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城武成節度使守太師徙封孟王　辛卯孟王元儼徙封荊王為永興鳳翔節度使　二年正月乙未御端明殿閱左右騏驥院馬賜荊王元儼馬二疋　三月庚寅皇太后劉氏崩　初荊王子養禁中既長呂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恐亡益聖德即日令還邸中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直學士推三司使事時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內侍捕得三司小吏鞠之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之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

恐動齊曰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
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　十一月丙子加贈
荊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為德妃　景祐二年南郊百官加
恩荊王元儼為荊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
入朝不趨二州牧自元儼始　三年正月戊申置荊王府
翊善一員　四年三月濟州團練使劉從廣娶荊王元儼
女庚子授從廣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帝遇從廣特厚猶
以莊獻故也　慶曆二年五月甲子荊王元儼盡納公使
錢以助邊費詔以半給之　三年五月甲午復給荊王元
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鎮荊揚二鎮歲凡給緡錢二萬五千
而邊用兵當納其半上以元儼叔父之尊不欲裁損不踰

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預借數年俸料翊善王渙上書諫以方有邊患宜助朝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曰愁殺人他日又諫元儼又判曰仰翊善依舊翊善　十二月辛丑幸荆王元儼第問疾　四年正月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鍾愛不欲令早出宫每朝會晏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呼為二十八太保貴顯豐頤廣顙嚴毅不可犯其名聞於遠夷性喜儒學在宫中時孫奭為侍講平日與論經藝尤所親禮多蓄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書嘗自繪太宗聖容性謹約寡嗜慾帝以十二歲即位莊獻皇太后制朝事日以屬尊望重為太后所忌深自晦密因闔門却

絶人事不復與朝謁或攻謬語陽為狂疾不慧及太后崩帝親政益加尊寵凡有所請報可王必自書謝牘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其言去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大臣憂既而元儼病帝憂形於色親至卧内手調藥屏人語久之所獻皆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帝敦諭又固辭曰臣羸憊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多矣帝為嗟泣臨終誡諸子以孝友仍以太醫治不瘳慮侍遺豫為表祈貸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取墨迹及所賦詩分頒輔臣餘藏秘閣范仲淹言昨奉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有三説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説也其二

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殘盜之後不可
更有騷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
一曰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
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
耶陛下嘗以荊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
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
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能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爲
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
薨有無擇曆者其三曰自來勑葬多是妄生事端呼索無
筭臣請特傳聖旨令荊王宮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
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開奏與降勑命依所定事件

應副吏不得於物外攷生事郎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
內藏庫錢帛若干俻葬事使三司是爲應副如此則陛下
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自來勑葬枉費太半道路供
應民不聊生臣乞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人送
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使與處分吏不令前去自然道
路易爲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
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侍罪政府不敢不盡從之

四月乾元節罷垂拱殿置酒以翌日燕王葬故也　六

月富弼上河北守禦策其六曰北人風俗貴率親以近親
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視中國
用人□□燕王威望著於外知是皇叔又爲王爵崇天下

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人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未進人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北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彼謂南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而止今春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人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人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閑於外侮而親王素有威望為北人所畏者又以淪謝且不復聞皇親可以為朝廷異數者彼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是以動搖此誠宜為朝廷之深慮臣竊陛下親睦宗室

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人事者數人為王畿千里內州應
宗室出外不違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以規正
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
可以共事而無所牽俟歷一兩郡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
又擇其次者數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恐未練軍馬職事
不舉其都監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口
乃選良守臣同察而審處其年少官卑更其堪任差遣口
為畿縣都監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選良令守以
誅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察賞罰以勸沮之臣
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
為難矣內以屏藩王室外可以威示四方此有國者之急

務也長久之策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仁宗皇帝

王欽若復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戊午太常卿知濠州王欽若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天聖元年八月辛巳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上嘗爲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預聞　乙未欽若至國門始令中書從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　庚申王欽若入見　九月丙寅馮拯罷爲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　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敘遷圖以獻冀使省覽然欽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晉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十月初欽若侵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薦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發朝廷儀戍于責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　三年七月辛巳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除名與上佐官安置殿中丞余謂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鄭斌衙前編管初植為新繁尉王欽若安撫西土嘗薦舉之於是植被疾懼廢

乃問謂黃金二十兩今納諸欽若求外從謂未納植又遣吏祗欽若第問諷語頗喧欽若知不可掩即捕送開封府既又請付御史臺遣中使監勒植切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謂語達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罰治乃得其實然金尚在謂處也獄以追植赴獄輒受賕不即行故皆及於貶有詔撫慰欽若而億并案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問時罕執晨朝集待漏院魯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象慍甚既明欽上馬忽有鼠突出頓惶駭宗道曰汝猶敢出頭欽若甚愧焉　十月庚午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晉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

議者非之　十一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十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壻大理評事張瓌除秘閣校理瓌洎孫也國朝以來宰相卹恩之厚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皃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頗觧體同列稍侵之欽若亦邑邑以没

太后觧體據溫公邑邑以殁據江氏

後有詔塑其象茅山列於仙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贓汚

無忌詳考其行眞神仙耶宜察其妄不報

晏殊作茅山五雲觀記載起觀事由或可附此

七年三月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爲五鬼其姦邪險詖之迹誠如聖諭

曹利用罷樞密使

天聖七年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卹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

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俛從之者久之人口知其然或結白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怨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勅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部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方侍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待制王博文監察御史崔暨與崇勳鞫汭於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制辭猶以利用累章請外為辭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勳等窮深其獄獄具汭被坐酒衣黃衣令軍民王旻王元亨等呼萬歲且

儔致汭辭云利用貫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大怒將并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爲利用辭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辭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稍釋 丙辰貶利用爲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令供奉官陳崇吉御史臺驅使官趙崇諒乘驛伴送法寺議汭當斬王叉奇亦抵死汭之母妻皆緣坐徒三年詔杖殺汭妻論如法決其母杖十五叉杖脊配沙門島遇赦不還王元亨以發明編管旁州餘悉配廣南荊湖牢城知趙州及同判並責監當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特釋之給趙德崇田五頃錢二百千先

是館閣校勘彭乘嘗與釣魚故事上未得魚侍臣雖先得不敢舉竿及上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既而乘同列亦得魚欲舉竿者左右止之曰侍中等未得魚學士等未可舉也利用得魚左右從以紅絲網承之利用弗禁乘出謂人曰曹公擢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其能久乎無幾何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夏人司馬池為羣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買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買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輸官數日而諸買者皆入利用敗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訟言稱利用之枉朝廷卒不問

王陶談淵載曹瑋任守忠二事今附見曹彥約曹利用晚
節福過災生剛愎驕傲人怨神怒天聖中姪汭門訊候
汭為趙州都監娶一婢室家不和遂出為民妻民居在
頓戎公署之北因懷恨不舍汭常出入其家尋舊好婢
與其夫喧爭汭衣戎色襖子入其家民亦被捕因訴山
呼之事既奏至朝廷奏削匿於州司家數日因類定走
馬任守信入奏遂其事方元壽其詞[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用極甚
使以節度司空侍中判鄧州奏行狀詔甚望朽春日斷
達於天聽莊獻后垂簾臨朝出書奏書從用[illegible]注以詞
其事王沂公為昭文張鄧公集賢呂許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

遜十年同在宥密以利用舉而大拜士遜無一言辨白媿謝而已翌日再貶利用左監門衛將軍知隨州士遜罷相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內侍押班任守信為定州路鈐轄一日習射於圃中其左右推見守信獨語云侍中何故至此退立數步踣於地從者翼歸正寢風涎大作已不救矣先是守信天聖中為鎮定走馬承受時知定州曹瑋與大臣曹利用有隙會姪汭猖狂山呼於趙州奏入月餘未行瑋密諷守信以邊事入奏白於莊獻劉后遂貶利用致非命死於道後守信赴官定州經由趙之高邑縣道傍一墳莊詢之誰氏曰故曹侍中墳守信自此不覺神色慘沮至定不旬日而疾作其年曹瑋

亦薨謝

二月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初曹利用領景靈宮使令姪汭主事蘇藏用令吏趙德崇中書堂後官王昱主宮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未還法寺定利用爲首當除名藏用等爲從德徒二年半詔藏用德崇並勒停利用同時坐黜罷而貸宮錢法亡重　癸酉再貶利用爲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令內侍楊懷敏護送之別遣官知房州及監巡檢利用四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

家貲利用弟左侍禁閤門祗候利涉前爲趙州都監强市邸店役軍士治第利涉時在京師亦詔劾於開封府法當奪三官勒停特除名編管既而曹州又言利用常盜官物遂決杖二十利用舅太子中舍致仕韓君素居棣州倚恃勢放息錢侵民又私醞酒其家特除名配沂州編管有司籍利用家貲得水精杯盤十副賈人不能言其直曰此非人間所常有也有老賈人識之曰噫此物官有舊價矣又何估焉史詰之曰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敗官籍其家貲吾蓋嘗估之矣閱視舊牘果如所言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其言

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有司盡劾交
給利用吉時懷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諷之俾
深治仁宗發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內有先曾與曹
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嘗覩見之人並不得節外根
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或恐詿誤亦不得深行鞫勘
其仁聖至此是年聖算方二十此僧文瑩所錄也其事
不見於實錄正史然鞫詠請勿治利用所薦擢須具者
不知其從違按此則詠言必從矣今但借此用記錄言
仍削而不著
閏二月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楊懷敏護送利用
門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且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自經

死依敏乃奏利用泰平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
不就餉於聘聆無所定而利用以小官奉使能任大事力
靳其數於國有勞既富貴則恃以為己功性又悍使少通
力裁流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其在
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為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後其
家請居鄧州上憫然從之且命利用子內殿崇班淵監本
州稅

曹淵監鄧州稅恐自有時當考　景祐二年四月始聽
利用諸子還京師十月以舊第四之一還利用子孫

景祐二年四月壬申詔曹利用諸子先從降黜者並聽還
京師尋詔給以所沒舊第四之一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

追謚曹利用曰襄悼　皇祐五年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遊坊第初上閔利用死非辜既賜謚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王陳韓石罷政張士遜章得象宋庠范雍恕並用附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爲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無越相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復不改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韓億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石中立爲參知政事　寶元元年正月甲辰雷　丙午以災異詔見下詔求直言云云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

務蘇舜欽詣匭通疏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凡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議沸騰致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滑在朝行以談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寇敵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　二月甲戌右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生聰也成

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於岳遜于衆不敢以獨鑒自大於上必命衆而舉之始居其位試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未有家以爲非才上獨以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面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朝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畧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辟貽笑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偷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恬然自居豈洶議沸騰則聞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

心固寵僥上褻瀆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諧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對亦已窮矣次則陳充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舉而引界滿辭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桂林任三司使日當定奪監左藏庫兵守則雖界滿出剩而收歷過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敕係明之官以重真口罪以此校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已男綜不以資敘回授兄綱將朝廷去職從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

福公然為不善史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署
無補常句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諧之譽為人所
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況
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求至流隨暨次不順河來北寰墊
屢至多難歷代所言建言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
無積雪春首運惡暴異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成之自則災
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則獨使陛下引咎歎詔尋求讜
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偏責刺舉牧長
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己泰然自處
於卑受禮契之右臣竊欲責陛下之德之禍前詔於天下
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驗

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寖成弛慢之風必恐外蕃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眚可消而禍應自弭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壞隳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已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危辱之資而為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無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斥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

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事於朝政無補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刑遇陛下勤政爲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衆之議上嘉納之　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爲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戶部侍郎平章事陳堯佐罷爲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罷丞爲隨堯佐二人爲相其意援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冀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己及隨與堯佐在中立等議政數爭於中書遂至喧矣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立高事多不

舉時有中書省爲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彬求三路於隨隨以閭閻鄙詞罵之一日隨方饍堂吏白事忤意隨食未下咽而遽斥之羹污其面中外恥笑會熒惑異仍見時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

王巖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爲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傾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宣公復上章乞廷辯上迫於正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

某賢宋庠范宗愍參政天下大夫望公曰事固不如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嚴史此錄謬誤宋庠參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范宗愍參政在慶曆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家同入中書明甚宗愍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燒止更一年餘卒除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府坐議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猶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嚴史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遂筆之於書耳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章得象以

本官平章事□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鬷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為參知政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祁范仲淹衆以為正直之臣可備進擢不然當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大臣補外

充首出鎮天雄

天聖五年八月丙戌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為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堯佐權知開封府堯咨自負其能冀速登用頗不快於執政者嘗有誇言達於上太后惑焉他日以問王曾等曾既具對且曰臣等職在弼諧敢不心存公正然讒人罔極亦不可不察也太后猶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於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有謂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為國老以其性能和衆藥故陽劑中不以寒温多用之斑猫有毒若與衆藥同用必致殺人此其驗也太后大悟不數日堯咨有換官出鎮之命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時太后嘗以是日垂簾特用吏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乃拜受堯

咨善射常取錢為的一發貫其中於兄弟間最為少文任氣節真宗嘗欲授以武職堯咨母不可乃止或謂太后此除實用真宗遺意也尋有詔堯咨過契丹使過大名權位丞郎上及歲增公使錢百萬天雄城壁器械自契丹修好久不治堯咨至並加完葺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

堯咨譊諍事據言行錄百一編又云堯咨晚年以其兄堯佐始已進用頗出怨言國史並不載或修史者陰有所庇蓋蒲宗孟與堯咨實同州里也不然王氏父兄雅不喜堯咨故云耳當考　又王沿傳知開封府陳堯咨書酒發事沿奏彈之亦當考

晏殊出知宣州

天聖五年正月庚申降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先是太后召張耆爲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之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耆無他勲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王沿等劾奏殊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撻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先尋改知應天府

論攸耆不可爲樞密據張唐英政要及歐陽修神道碑

史不載也

六年七月賜樞密使張耆當樂坊第一區　八月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謂然欲復用之會李及卒乙酉召殊於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學士上

錢惟演改判河南

天聖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始惟演托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

皆得官不去尚奚以爲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演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與其弟求遷惟演且就總兵權乞罷之不報

王鬷出知河南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鬷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並罷鬷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天聖中鬷嘗知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慓悍德明嘗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聞而與漢推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

心不可德明爲冑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皃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時英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相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鬷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鬷乃思瑋言因以語所親厚者云

張士遜得謝

康定元年五月先是詔御輦院揀下都輦官年四十已下爲禁軍輦官千餘人携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訴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　乙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鞫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

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　壬戌優拜太傅進封鄭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月給宰相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又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

林瑀通判饒州

慶歷二年二月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疋御史中丞賈昌朝言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

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忤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彖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燕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絀瑀

余靖分司南京

慶歷六年七月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發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

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布古舉進士來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捃其罪無所得惟得與靖口按坐主簿既以違勑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他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罷籍出知鄆州

皇祐五年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罷籍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適士趙清貺者籍甥也始為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

昵等受賂事覺即捕送開封府清昵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繹言覺陰諷府杖殺清昵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推委院不當中書自行攻罷之然竟覺陰諷開封覆之無實

吳育判延州

至和二年七月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形之於事自古聖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忠賢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不可

不忝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設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進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讒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贍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帥

育正傳云爲諫官劉元瑜誣奏按元瑜此時嘗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考之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

觸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筆父素為筆言此按育自陝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為育所云醉拊御床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育有心疾嘗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三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筆所云差誤姑附見侍考

宋祁出知鄭州

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宴遊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累奏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任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聞拯嘗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卒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如拯才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耳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